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 明天的战争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 明天的战争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天的战争 / 徐贵祥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2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徐贵祥卷)

ISBN 978-7-5034-8519-0

I. ①明…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9012 号

---

责任编辑: 蔡晓欧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6 字数: 3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第一章

出彰原市，过彰河桥，行十几分钟车，走十几公里路，抬头便可看见一群阔大的方形院落比邻相接。这就是彰原市第八路公共汽车站牌上标注的那个北兵营了。

北兵营很有来历。有史记载始于康熙盛世，民间传说却多是更为久远的故事，就连周围的村名也多与兵家战事有些牵连，譬如左哨牌、十里营、军马台之类。现今的北兵营，当然不是古代军汉住过的营盘，驻扎在这里的，除了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以外，还有汽车营、修理营、工兵营、侦察营、防化营、师医院等师直师后分队。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城，相对集中了 88 师的主要战斗部队。

266 团在北兵营西北角的 3 号院里，与原海军滑翔学校的机场比邻，中间隔着一条碎石公路，往西就是滑翔学校的机场，南北向平行着两条水泥跑道。自滑翔学校迁移东北之后，机场废弃不用，就成了 266 团的训练场和重大活动的广场。

按照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在 88 师的几个团里，266 团是个出干部的“红旗车间”，历史上将军出了不少，团史上有名有姓的省部级干部就有一百多位，加上“四大金刚”的传说，更显得这个团雄风强劲威脉旺盛，有太多的传奇历史和神秘的底蕴。

关于四大金刚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胶

东普荫寺被日军屠掠，劫后余生的四个和尚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最初的首领对外即称四大金刚。这支队伍后来被杨国夫收编，成为八路军抗日独立大队，几经沿革变迁，便是今天的 88 师 266 团，金刚一说因此也在这个团队沿袭下来，但凡有功勋卓著、建树卓越者，便会被夸作金刚。第二种说法来自样板戏时代，当年军宣传队排练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从 266 团抽调了四个身怀绝技的战士充当武工演员，该剧在军区的文艺调演中一举夺魁，266 团的四名战士演员也身价陡增，四大金刚因此得名。

以上两种说法，其实都是民间演义。还有一种，话说解放战争时期，在京津塘战役中，进攻部队在天津金刚门外围受阻，266 团副团长侯大门带领一支由四十人组成的敢死队，于瓢泼般的弹雨中杀开一条血路，潜水过河，与守敌短兵相接，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仅剩的包括侯大门在内的四个人，每人身上捆绑了十几个手榴弹，滚向金刚门，从而保障后续部队三分钟杀进金刚门，从此成为口碑，266 团被评为“金刚大功团”，侯大门等四名烈士也被授予“金刚英雄”称号。此为正史。

金刚团里有金刚，这是 266 团官兵几十年来一直引为自豪、视为神圣、奉为信仰的一种情结。韶光荏苒，岁月悠悠，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266 团果然又出了四大金刚。

266 团团钟盛英头一次听说自己的麾下又诞生了一代四大金刚，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五月三日。

这一天是个好天气，钟团长的心情也很好。上午去师部开会，师长陈九江向他透露，军区可能今年秋天要在 88 师搞一个正规化训练现场会，主要汇报科目大都由 266 团准备。

从师部回来的路上，钟盛英向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辛中原透露了要搞正规化训练现场会的消息。辛中原是个办具体事的，有了任务意向，脑子里马上就有了计划，他手下有几张王牌，集中在教导队里，都是可以拿出来比画的。

在轻微的颠簸中，听辛中原如数家珍地介绍，钟盛英突然产生了灵感，那就是关于现场会的主体和特色。钟盛英琢磨，这些年现场会开多了，飞机坦克大炮，进攻防御拉练演习，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其实大同小

异，没有绝活也就没有特色。今年秋天这个现场会，266团的汇报要别开生面，要出奇制胜。怎么才能出奇呢？266团的兵练得扎实，那就以兵为主体，那就给他上演一台兵练兵、兵教兵、兵带兵、兵管兵的好戏，兵的水平展示了，军官的素质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此，可以不动声色含而不露而又淋漓尽致，真可谓创造性的艺术性的发挥。美哉！妙哉！

钟盛英对辛中原说，把精力集中在骨干身上，尽量减少干部科目，多给战士骨干登台露脸的机会。要体现兵的特色。

车子往前走，钟盛英的思路也跟着往前走，一直走到现场会以外。到今年年底和明年，他可以借这次现场会，以教导队那几张王牌为点，以全团班长和副班长一级骨干以及军械员、卫生员、计算员等等技术骨干为线，带动全团这个面，把兵的文章做足，盘活一台兵戏。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总结，可以引申，可以推广，可以交流……

想到这里，钟盛英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看见了现场会壮观的场面，主席台德高望重的笑容和266团龙吟虎啸气吞山河的矫健身影，还有那接踵而至的荣誉、祝贺……他不禁有些激动了，情不自禁地哼出了京剧小调“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没想到，扫兴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 二

吉普车开到彰河桥头，突然从桥头的巷子里涌出一群老百姓，拦住了去路。钟盛英看见车头前像蝙蝠一样迎面扑过来一群人，手里还举着大大小小的白纸黑字，看样子像是告状，就差没有下跪了。钟盛英吃了一惊，还剩半句没有哼出的小调儿便随风飘散，心里不禁一沉：妈的，又出纰漏了！

车停稳后，钟盛英并没有马上下车，而是端端地坐着不动。前排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副参谋长辛中原赶紧跳下车子，把群众往桥头堡上引，一边走一边问：怎么回事？你们这是干什么？

众人不买辛中原的账，依然围着车子，七嘴八舌要见钟团长。辛中原回过头来说：我就是钟团长，有话跟我说就行了。

一个穿着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朝辛中原笑笑说：你哪里是钟团长啊，你是参谋长前面还有个“副”字呢，跟你说没用。说着，居然动手拉开了车门，一脸恭谦同时又态度坚决地向车里说：我们要见钟团长。

钟盛英见隐蔽无效，只得伸出一条腿下了车，站稳之后，挺了挺胸，摸摸风纪扣，缓缓地扫视众人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中山装的脸上，面无表情地开了腔：说吧，什么事？

告状的老百姓多数没见过钟盛英，一看这架势，好家伙，一脸的络腮胡子被刮得铁青，炯炯有神的双眼居高临下，军装笔挺，皮鞋锃亮，透着凛然威严。大家便有点怯场，乱哄哄的吵嚷声顿时平静下来，都把眼睛看着中山装。

中山装打了打精神，干咳两声，开始介绍来龙去脉。

原来，“五一”节那天晚上，266团有几个兵到彰河桥北的国营红星熟食店里买烧鸡，几个人围着当班的马师傅七嘴八舌地咋呼，挑肥拣瘦，讨价还价，以此调动马师傅的注意力。而另外两个兵则暗度陈仓，从旁边的铺面上从容地转移了四只烧鸡，还“顺”走了两瓶彰河大曲。几个兵煞有介事地折腾了十多分钟，马师傅忙得满头大汗，结果连一只烧鸡也没有正经地卖出去。等兵们嘻嘻哈哈地离开，马师傅才发现“兵家之意不在买”，给他来了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呢。马师傅粗粗一算，被兵们“顺”走的东西价值三十多元，整个就是他老人家大半个月的工资，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招呼街坊邻居追赶那几个兵。后来才搞清楚，这几个兵是266团的，号称四大金刚。

那个穿中山装的是马师傅的女婿，叫周晓曾，在北郊区桥头办事处当干事，听岳父说了这件事，觉得岳父吃亏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是袖手不管，也显得自己很没面子，琢磨了半天，说：好哇，这个鸡他们不能白吃，擒贼先擒王，找他们当官的去。

钟盛英是在三十二岁那年当的团长，一九七八年也才三十五岁，是全军区团长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在团长任上，他夹紧尾巴恪尽职守，严于律己两袖清风，而且向以治军严谨被上级看好。倘若不是马师傅声泪俱下的控诉，打掉他的门牙他也不会想到，他竟然在驻军当地干部群众的心目中，莫名其妙地就成了“贼头”。



听完周晓曾的介绍、马师傅声泪俱下的控诉，钟盛英面无表情地问辛中原：你看，这事像不像本团干的？

辛中原说：不管是不是本团干的，但可以肯定，那几个兵是桥北部队的。

周晓曾见时机成熟，赶紧凑上前来，双手递过一摞材料说：首先，我们是经过调查的，不然，您借咱一个胆子咱也不敢栽赃咱们金刚团啊！

钟盛英看了周晓曾一眼，没有理睬那份材料，眉头皱了皱，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老师傅请放心，国有国法，军有军纪！我一定亲自查清楚，加倍赔偿，严厉处罚那几个害群之马。

马师傅赶紧说：行行。首长，明码实价吧，也别加倍赔偿了。再说，那都是孩子，错了说两句，就别罚了啊首长。

于是几个人鱼贯上车。车子离开彰河桥头，向北兵营驶去。钟盛英从辛中原手里要过周晓曾的材料，越看脸色越阴沉。事情比他想象得还要严重得多，“烧鸡事件”仅仅是个导火索，那份材料历数了四大金刚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实，譬如上街强行搭车，强迫群众的拖拉机绕道；譬如修理收音机不给钱，反而诬陷人家换了他的零件，强行拿走几节电池作为赔偿；譬如骑自行车偏偏走左行道，害得上班女工纷纷摔跤……四大金刚横得很，做了坏事，还扬言“大丈夫生不改姓死不改名”，颇有侠骨遗风，只要跟人发生纠纷，衣襟一扯，胸膛的背心上就是“金刚部队”四个大字。

下午两点钟，情况就清楚了，所谓的四大金刚，果然是266团的，分别是汽车连炊事班战士余海豹，特务连侦察排战士韩宇戈，放映组放映员刘尧舜，后勤处炊事班战士王建设。清一色的干部子弟。看来这事还得悄悄地解决，也算是个“文革”遗留问题吧，打枪的不要，秘密的干活。

### 三

一九七八年夏初，由“四大金刚”引发的“烧鸡事件”以及与此关联的军民关系危机，被钟盛英和辛中原不动声色地平息下去了，无非是对内教育控制，对外赔礼道歉。但这件事情派生出另外一个结果，辛中原别出心裁地提出，把“四大金刚”，还有在作风纪律整顿中被确认表现一般的



战士，一共十一个兵，集中在团教导队，编成一个补充班，也就是教导队第十班。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266 团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军民联欢会，应邀参加联欢会的，除了北郊区的有关领导，还有红星熟食店的马师傅和他的小女儿马新、钟表店的张师傅以及 266 团驻地周边几个村庄的干部群众。马师傅的大女婿周晓曾，这次也陪着岳父和小姨子来了。

因海军彰原滑校的飞机都被转场到东北，机场闲置，联欢会的会场便选在机场的东跑道上，跑道旁边还设置了军体训练场。266 团拉开架势，以教导队为主体，表演了诸如步兵小分队攻防战斗演练、炮兵连火线占领阵地、工兵分队雷区越障等科目。

联欢会自然少不了文艺节目，文艺节目也自然以军民关系为主题。因为没有女演员，便让四大金刚将功补过，出面请了海滑的女兵帮忙，另外又从北郊区文化站请来了几个姑娘。

搞军事技术“四大金刚”不行，但是，演节目还是有人派上了用场。小品《西瓜兄弟》由二区队的赵亭庆和补充班的韩宇戈饰演哥俩，北郊区文化站的陈春梅演解放军的女干事，形成了军演民、民演军的特色。

韩宇戈演戏其实也是个半吊子，好就好在脸皮厚不怯场，演到解放军的队伍在炎热的天气里，婉言谢绝了西瓜兄弟的好意，坚决不吃西瓜的时候，韩宇戈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一伙坑骗马师傅烧鸡的事，突然良心发现，羞愧难当，鼻子一酸，动了真情哭了起来，而且自作主张加了一段台词：乡亲们哪，你们看看，我们的前辈多好啊，这么热的天，这么甜的瓜，可他们却连动都不动。可是……可是，我惭愧啊，身为解放军战士，我们几个人却违反纪律，糊弄马师傅，偷他的烧鸡吃……我对不起乡亲们哪……

韩宇戈一番声泪俱下，一下子就把观众搞蒙了，继而场上哄堂大笑。陈春梅是业余民歌演员，演戏剧小品也是半路出家，本来就有点别扭，韩宇戈不按脚本来，她顿时就慌了神，不知道怎样接上戏茬，只好反反复复打快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嗨嗨，爱人民，嗨嗨，人民爱……

联欢会的最后一个高潮，便是 266 团教导队的个人技能表演。虽然这

些技能都不是步兵的本行，而是特种兵的拿手好戏，但教导队的尖子们都学过，而且容易出彩。翟志耘表演轻武器射击，果然是百步穿杨的功夫，保障兵在七十米外放飞气球，被他五枪穿透。除了射击，翟志耘还有一个绝招，表演花样军体，翟志耘上单杠不是引体向上，而是攀登——双手握杠，两腿悬空攀登，如履平地，看起来像是在空中走路，其实是架子，但是老百姓看着精彩，掌声一片。刘英博和岑立昊表演摩托车行进中修理，由岑立昊驾车，在场外围绕了两圈，飞驰之间，方向一打，右轮顿时悬空。刘英博坐在翘起的车斗里，不慌不忙地卸下车斗的轮子。摩托车倾斜成四十五度，仍然绕场两周半，直到轮子重新安上。

这些都还不算精彩，数风流人物，还是范辰光。范辰光玩的是苦功。只见他抱着一摞青砖走向场地中央，放好，立身，深呼吸，运足丹田之气发一声喊，猛然挥掌，四块青砖顿时粉碎。众人一口气提在嗓子眼儿上还没有来得及呼出，范辰光猛弯腰抱起剩下的四块青砖，反手向脑门拍去，众人“哦”的一声惊呼，定睛看去，四块青砖已经裂成八瓣，齐刷刷落地。再看范辰光，脑门上已是一片青紫，似有血丝渗出。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熟食店马师傅早已按捺不住，奔上台去，拉着范辰光的手说：这是咋说的？这是咋说的？演戏就好好地演戏，咋就把砖头往脑门上拍呢？

范辰光短粗壮实，一脸憨厚相，摸着脑门，腼腆地笑笑，操着一口敦厚的河南话说：没啥，俺练过，这是杀敌本领呢。

马师傅仍然痛心疾首，说：孩子，这脑门就不疼？还真是金刚？哎呀，别这么练了。又转向主席台上钟盛英等党政军领导说：首长，咱练枪吧，可别让孩子们拿砖头往脑袋上拍了。

一直在心中暗暗得意的钟盛英见时机成熟了，站起身来，手掌一挥，爽朗大笑：老师傅，放心吧！枪不打不准，兵不练不硬。我的兵不光会吃烧鸡，还有真本事。偷您老人家烧鸡吃的那是假金刚，今天献艺的这几个，老人家看看，范辰光、岑立昊、翟志耘、刘英博，这四个小伙子才是真金刚。他们不光会玩这些小把戏，他们还能带兵打仗呢！

#### 四

266 团新一代四大金刚就这样粉墨登场了，而且基本上按照钟盛英宣布的顺序，这就是范辰光、岑立昊、翟志耘和刘英博。倒也并非专家评定会议决定，只不过有团长钟盛英那一句话，多少有点官方认可的意思。

作为四大金刚之首，范辰光是当之无愧的，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那天，没有范辰光的一脑门子青紫大包，就不会有钟盛英的那一句话。

范辰光的故事很多。

一年前，范辰光在指挥连有线电话班当班长的时候，师里搞了一次五项全能考核，千米越障架设那一项，范辰光本来准备得非常充分，绝意要耍出一个风头来，却不料在最后关头马失前蹄，电话站建成之后，居然有三个分站听不见声音，范辰光急得两眼冒火，一肚子气都变成屁放出来了。后来，在场监考的一名参谋笑谈：别人着急喘气，小范着急放屁。据说那天他咚咚咚放了十几个响屁，十几个响屁放出去之后，他查出了故障，原来是接线插头上的保护膜没有清除，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疏忽，但一时短路难倒了英雄汉。这次考核范辰光所领导的班得了个第三名。考核结束后，范辰光压了一个下午铺板。晚上开饭，值班员整队唱歌，歌唱完了，范辰光突然跨出队列，说：今天师里组织考核，个别班长掉以轻心，有线分队只拿了第三名，给连队丢了脸，可耻，该罚！说完，扬手掴了自己两个耳光子。正等着进饭堂就餐的战士们被搞得面面相觑，范辰光却若无其事地说：我扇的是自己的耳光子，教育的是大家，尤其是新同志，要引以为戒。

七十年代末部队提倡一专多能，范辰光不仅是个训练尖子，还是教导队的报道骨干，经常在军区小报上发表通讯报道。八一联欢会结束后，教导队副指导员趁热打铁，让范辰光写一篇关于四大金刚成长过程的报道，范辰光很快就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给四大金刚排序的时候遇到一点麻烦，范辰光记得钟盛英团长是把他放在首位的，但他自己不好这样写，这样写就显得不谦虚了，他想来想去还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最后，把自己的名字放到最后的那一会儿工夫，他感到

既委屈又高尚，但是副指导员在审稿的时候，又把他的名字勾到前面去了，如此，他这个四大金刚之首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上了四大金刚，其他三大金刚都觉得挺光荣，唯有岑立昊不以为然，总觉得这个称呼有点江湖气，寺庙里四大金刚八大金刚都是龇牙咧嘴青面獠牙，一点也不好看。可是钟团长既然这么说了，也不好推辞，把你列入金刚行列那是看得起你，那就先当着吧。

后来范辰光写的那篇报道出来了，是一个二百多字的消息。韩宇戈拿过来给岑立昊看，岑立昊笑了笑。

岑立昊刚当新兵的时候是在炮营一连，辛中原就是他的连长，那时候辛中原对岑立昊的看法不怎么样。人是聪明，悟性也很强，但就是不认真，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完成，但绝不会高标准地完成。

有一个行政日，班长胡大发派岑立昊去洗炮衣，岑立昊居然说：班长你怎么能让我干这个活？

胡大发很惊讶，反问：你怎么就不能干这个活？你是二炮手，从来就是二炮手洗炮衣。

岑立昊是湖南人，却长了一副好身板，一米八零的个头，足足比江苏人胡大发高出一个脑袋，他抱着膀子，居高临下地对胡大发说：你让我当瞄准手吧，你让冯得刚瞄十天还不如我瞄一天。填炮弹，洗炮衣，这些事情，牵只猴子来训练两个小时它就会做了，你让我做太不合适了。

后来胡大发把这个情况向辛中原打了小报告，辛中原觉得这个新兵头难剃，于是决定亲自调教。

隔了一个星期，炮营一连在机场北头训练战术，辛中原规定所有炮手先挖二十个助锄。兵们争先恐后挥镐大战的时候，辛中原在一边抽着烟观察，他主要是观察岑立昊。这个心高气盛的新战士，二炮手都不愿意当，挖助锄这种体力活他能卖力吗？

果然，岑立昊的助锄挖得一般。时间一般，质量一般，不偏不倚的中不溜。

辛中原找岑立昊谈话，问他是不是对分工不满。岑立昊坦然回答，是不满，我想学技术，可是老是让我填炮弹洗炮衣，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辛中原耐着性子说：凡事都有一个过程，你是新战士，要从基础做起，不能好高骛远。然后从平凡与伟大的关系、二炮手的重要性、个人愿望要服从整体分工等等讲起，足足讲了五六分钟。

岑立昊把脸仰起来，不看辛中原，看天。等辛中原讲完了才说：道理我懂，但我已经当了三个月二炮手了，就是上战场，二炮手这份活也不在我的话下。够了，再让我当二炮手就是浪费了。

辛中原盯着岑立昊那双有点稚气又有点桀骜不驯的眼睛，突然提高了嗓门，大喝一声：立正！

岑立昊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就把两腿并拢了，但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不服气。

辛中原说：小伙子，看起来你很有悟性，但是你很骄傲啊！

岑立昊眼睛不看辛中原，反问道：连长，我怎么骄傲了，你能举个我骄傲的例子吗？

辛中原说：看看，这就是骄傲，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连连长的意见都不以为然。看你的下巴颏翘得多高，不是骄傲也是骄傲。然后不再理睬岑立昊，叫过胡大发吩咐道：今天一天，这个兵别的不练，就练填炮弹。

那一天算是把岑立昊的骨头捋软了，从上午九点钟开始，前腿弓后腿绷，左手托引信，右手托药筒，七十多斤重的教练弹，举起来，填进去，开炮栓，卸下来，再前腿弓后腿绷，一次次地机械重复，一次次地重复机械。中午吃饭休息，辛中原规定只给岑立昊一个小时，然后接着机械性地重复，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直到下午五点收操。

胡大发记录的数字是，那天岑立昊一共填了八百二十六次教练弹，创造了266团炮兵营单兵同一天内填炮弹的最高记录。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结束。

第二天，当连队集合向机场北头进发时，岑立昊也出现在队列里，他的脸色是黄的，脑袋是仰着的。第二天岑立昊填了六百七十五次炮弹。从训练场上下来，岑立昊基本上不能动了。那天晚上，辛中原下达命令，给岑立昊放两天假，在家休息。

然而，第三天连队集合的时候，岑立昊又出来了，任胡大发怎样软硬兼施，岑立昊坚决不离开队伍，这情况反而让辛中原有些尴尬，也更加恼

怒，他没想到事情会被这个倔兵搞成这个样子。辛中原喝令几个班长下手，强行把岑立昊架回宿舍，按在床上。

可是等连队到了训练场，炮衣刚刚脱下，架势刚刚拉开，岑立昊又出现了，摇摇晃晃地向炮场奔了过来。辛中原远远看见，心里叹了一口气，脸上冷冷一笑：好啊，这狗日的跟我较上劲了，他是想让我给他低头呢，没门！咱们看看谁是铁打的。

当胡大发过来请示怎么办的时候，辛中原说：怎么办？凉拌。岑立昊积极参加训练，应该鼓励。你告诉副连长，让他组织，我到团里有事。说完，扬长而去。

那天，岑立昊又填了二百二十次教练弹，到了中午，终于坚持不住了，副连长怕出事，让几个兵把他挟持在炮车上，而且把卫生员叫到车上陪伴，以防不测。但岑立昊似乎并没有垮掉，上到炮车上躺是躺下了，没过多久就鼾声如雷。

那天辛中原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东北方向三百米以外的一块高粱地里，密切注视着训练场上的情况。辛中原一边观察一边骂，骂这个狗日的新兵肚里有牙，心狠手辣。他没想到他会被一个兵弄得心神不定束手无策。但辛中原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发现，这个兵是个好兵，他只是觉得可怕。

就从这一天起，岑立昊就落了个“老虎”的绰号，辛中原对胡大发说：别看这小子不吭不哈，这小子是一只又凶又狠的虎，吃软不吃硬。你这个班长恐怕不能来硬的。

胡大发转手就把辛中原的话在班里传达了要点：连长说了，岑立昊是一只老虎，以后大家惹不起就躲远点。

岑立昊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瞄准手，当上瞄准手之后他的才干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辛中原最初发现他的天赋是因为定点，这小子对于空间距离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方位感也特别强，无论是站立点还是目标点，每次他报出的坐标，都十分接近理论答案。辛中原对此大喜过望，要知道，能够精确定点，不仅是瞄准手必需的功课，更是测地计算兵的看家本领，如果对数计算没问题，就能确定射击诸元，能够确定诸元就能当指挥排长，再往后，就看个人造化了。

辛中原试着让岑立昊参加测地和诸元计算训练，只半个月，就发现这小子当初之所以不愿意洗炮衣，确实是有几分底气的。这是个炮兵的料子。再后来辛中原又故意让岑立昊跟指挥排长郭永家当了几天下手，按一份作战想定标图，图标号之后，辛中原看了半天没作声，最后说：不用问我也知道，这不是郭永家的水平。又问岑立昊：你学过标图吗？

岑立昊笑笑说：这玩意儿还不简单？我没当兵之前就堆过沙盘。

辛中原怔了怔说：将门之后？不像。我查过你的档案，你父亲是个医生，你母亲是个小学教师。你怎么就玩起沙盘了呢？

岑立昊说：我喜欢这玩意儿。

## 五

原计划的现场会没能如期召开。

一九七八年年底，南方发生边境冲突，彰原北兵营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冬日的北郊显示了北方平原的苍凉，西风呼啸，滴水成冰，又给这种苍凉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悲壮。

那天的训练课目是室内作业，练修正量计算。对这个课目，四大金刚都有些不放在心上。岑立昊干脆就没有练，而是抱着一本高中物理课本在看。口令纸就在手边，防止辛中原或其他教员来检查，随时覆盖。

上午八点半，辛中原亲自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叫上岑立昊，也不说是什么事，拉着岑立昊昏天黑地地兜了几圈，足足兜了七十八里路，最后往西拉到一座山下，下车就让岑立昊报坐标，岑立昊虽然被搞得糊里糊涂，但还是脱口而出，结果同实际坐标只有几米误差。

那天岑立昊有点感冒，状态不佳，脸色苍白，严重的晕车使他几乎站立不稳，额头上汗如黄豆，而他过去是不晕车的。但辛中原不管这些，一口气报了十个目标点，让岑立昊从确定目标坐标，到下达射击表尺、方向以及射击修正量等诸元，时间和精度都必须在优秀以内。

辛中原把任务下达完毕，就坐进车里抽烟去了，岑立昊顶着刺骨的寒风，俯在摇摇摆摆的小图板上，在优秀时间内，做完了全部科目。

辛中原慢吞吞地从吉普车里走出来，说：向阵地下达。



岑立昊瞅瞅四周，杳无一人，也没有通信设备，他皱着眉头看了看辛中原，辛中原根本不看，正抱着膀子看天。

岑立昊只好蹲在地上，举起军用水壶，权当电话筒，夹紧屁股喊了出去：阵地注意，101号目标，火力点，表尺360，方向，基准射向向右0—04，集火射击……那天，岑立昊一共下达了十组口令，一个也没有拉下。辛中原倒是很有耐心，从头听到底，偶尔撮起铅笔在地上比比画画。

上车之前，辛中原把岑立昊当天上午演算的诸元记录纸全部要走，直到把岑立昊送回教导队，辛中原也没有说个好或是不好，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天，岑立昊一直处于忐忑之中，他总觉得那天他的发挥不正常，好像在一个重大的环节上出现了重大的错误。倘若真是这样，那也就怨不得别人，只能自食其果了。

四大金刚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考核，单个进行，对每个人考核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乱点鸳鸯谱，不按被考人的强项来。范辰光考的是步兵小分队攻防战术，翟志耘考的是通信，刘英博考的是军事地形学。

由于是突然袭击，又考非所长，考完之后，几个人一交流，心里都扑通起来。范辰光和刘英博消息灵通一点，说全团这次要提起来六个干部，但是有十八个人参加考核，提干的概率是三比一。

战术作业和操作考完了，又考理论。果然是十八个人参考，除了教导队的四大金刚和赵亭庆、陈国勇等九人，还有建制营连的七个骨干。

这一考，就考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和错综复杂的猜疑。

理论考场设在政治处的会议室，监考人就团长钟盛英一个人，考题也很简单，每人面前发一张纸，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怕不怕死？

十八个预提的干部苗子面对这张白纸，心里都有点发怵，不知道上面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十分钟后，全体交了答卷。

这次理论考核的成绩没有公布，标准答案没有公布，预提的干部苗子们是怎样回答的，更没有公布。唯其因为神乎其神，后来就传出很多说法。单说教导队四大金刚的答案，就流行了多种版本。

在266团，关注四大金刚的自然不止钟盛英、辛中原等几个人，除了四大金刚所在营连的首长，还有机关的股长，这些股长就像猴子一样盯着

树上的桃子，眼巴巴地等待桃子成熟，然后一跃而起，在新提的干部中给自己抢一个精明强干的参谋、干事或者助理员。另外，还有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甚至包括一心想提干最终没提成，只是多了两个兜、享受排级干部待遇的志愿兵们，也怀着复杂的心情饶有兴趣地观看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上演命运打拼的好戏。于是乎这些人就构成了一支半明半暗、劲头十足的业余评论和信息传播队伍，把各种版本的故事和说法演绎得日益丰富多彩。

版本之一：

范辰光的答案是：不怕。保卫祖国，死得其所。

岑立昊的答案是：怕死，但不怕打仗。

翟志耘的答案是：有点怕，但总体不怕。

刘英博的答案是：现在不怕，将来不怕。人固有一死，我愿意死得重如泰山。

这个版本的流传者认为，大战在即，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团党委要的就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不管真怕还是真不怕，但从思想上都不能怕字当先。团党委要的是，先有敢死决心，然后才能有不死之结果。岑立昊和翟志耘的答案暧昧，反映了内心的恐惧，肯定不被看好。范辰光和刘英博回答得斩钉截铁气壮山河，正是上级党委和首长希望得到的态度，所以这两个人提起来的可能性大一些。

但有人认为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没有人吃饱了撑的愿意找死，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和荣耻观，解决好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认清光荣牺牲和苟且偷生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汇报思想，不能跟组织拍胸脯讲大话，也不能装蒜讲泄气话，重要的是解决好怕与不怕之间的关系，把握怕与不怕的分寸。从这个意义上讲，翟志耘和岑立昊的答案比较客观，尺度也把握得好，更有可信度，所以团党委可能更看好岑立昊和翟志耘。

当然，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二：

范辰光的答案是：关键要看怎么死，为谁死。

岑立昊的答案是：不怕，不死。死也不怕。